#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淳化祕閣法帖考正卷十二

詳校官編修臣潘廷筠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助教臣羅萬選

謄録監生臣周大沅

淳化祕閣法帖考正卷十二

監察御史王澍撰

古今法帖考 附錄

自宋太宗刻淳化祕閣法帖天下寶之歴代以來競相傳刻遂至多不可攷或同或異或增或減大段皆本淳化而傳刻既久漸離本宗刻法懸殊精神迥别甚至有一帖而彼此互異者文義且乖書復何論彚

帖之尠佳刻正為此也今據所知取其㳂有名者彙次為卷以便考質其所未知者闕之俟來者為補正焉

澄清堂帖

家損菴先生筆麈云丙戌秋七月至吳江得觀同年王行孝所藏澄清堂帖十餘卷皆二王書字畫流動筆意究然後余在翰林有骨董持一卷視董玄宰玄宰絶叫以為奇特遂鈎摹數十行附戲鴻堂帖末無復筆意後

跋以為賀監手摹南唐李氏所刻按東觀餘論云世傳十七帖別本葢南唐後主李煜得唐賀知章臨寫本勒石置澄心堂者元宰誤以十七帖為此帖又誤以澄心堂為澄清堂也按邢子愿侗來禽館集澄清初不定何代本取質婁江尚書尚書以詢顧廷尉研山以為是南唐官拓賀監手摹清潤天授品列昇元上本朝孫北海承澤閒者軒帖考亦云賀季眞手摹誤處皆同元宰

按筆麈云於同年王行孝處見澄清堂帖十餘卷閱

者軒帖考云余舊見數册丁亥又見第一第三第四三册卷首皆有甲乙字號則澄清當是十册損菴蓋嘗見此帖驚絶奇異卷帙繁多一時不暇悉數故約而言之曰十餘卷爾

昇元帖

閲者軒帖考云南唐李後主出秘府珍藏刻帖四卷每卷後刻昇元二年三月建業文房模勒上石為淳化閣帖之祖余止見宋人翻本上有賈秋壑印朱温之子亦

刻有貞明帖今不傳

淳化祕閣法帖

歐陽修集古録云太宗皇帝時嘗遣使購募前賢真蹟雜為法帖十卷鏤板藏之每有大臣進登二府者則賜以一本其後不賜或傳板本在御府院往時禁中火灾板焚遂不復賜或云板今在但不賜爾故人間尤以官法帖為難得

米芾寶晉英光集云太宗皇帝留意翰墨嘗借王氏所

收書以集閣帖十卷

曹士冕法帖譜系云熙陵出御府所藏歷代真蹟命侍書王著摹刻禁中釐為十卷各于卷尾篆書題云淳化三年壬辰歲十一月六日奉聖旨模勒上石

此以閣帖為從真蹟模勒

吳郡陸友仁云嘗觀褚伯秀所記江南李後主命徐鉉以所藏古今法帖入石名昇元帖此則在淳化之前當為法帖之祖

邢侗來禽館集云昇元帖是南唐徐鉉所摹緣在淳化前故名為祖帖余家有澄清堂帖是竪竹簾紙墨色黯澹古香拂鼻鐫手於轉使處時露鋒穎遂令逸少須麋宛然計知微亦曾見此二本以貲近昇元乃模采為多致傷肥重

李日華云淳化帖以南唐建業文房帖為祖而稍損益之建業帖李主重光所為經韓宋二徐鑒定非苟然者淳化所益一二由侍書王著裁入是以長彈元章多有

睿摹

汪仲嘉云淳化帖即翻刻昇元帖

此又以昇元帖為閣帖祖本

劉跂暇日記云馬傳慶説此帖本唐保大年模勒上石題云保大七年倉曹參軍王文炳模勒校對無差國朝下江南得此石淳化中太宗令將書館所有增作十卷為板本而石本後以火斷闕人家時收得一二卷

此又以保大刻帖為淳化祖帖按昇元帖前賢稱者

不一孫北海曾見宋時翻本上有賈秋壑印保大刻帖從無及者惟劉跋暇日記有之然其言又鑿鑿可據如此載陶南村輟耕録姑存其説以俟鑒者

大梁劉衍卿世昌云大德已亥婦翁張君錫携余同觀淳化祖石帖卷尾各有題識第一卷高平范仲淹第五卷東坡張文潛姜白石第六卷洛陽伊川老夫太學博士陳士元蘇舜欽陳題云此正祖石刻第七卷陳簡齋題云魏晉法書非人間合有自我太宗皇帝刻石罷錫

下方見不滿十數臣與義頓首謹書第八卷蘇頌張舜民第十卷太宗書淳化四年六月廿二日賜畢士安䥫題云淳化祖石刻

此以淳化祖帖為石刻

陶南村輟耕録云今世言淳化閣帖用銀錠欀棗木板刻而以澄心堂紙李廷珪墨印故趙希鵠洞天清録亦云用棗木板摹刻故時有銀錠紋用李廷珪墨打手揩不汚然又傳仁宗嘗詔僧希白刻石于祕閣前有目録

卷尾無篆書題字所謂祖石刻者豈即此歟

王柏淳化帖記云本朝太宗皇帝天下甫定即遣使購募前賢真蹟集為法帖十卷鏤板于禁中然當時命王著辨精麤而著識鑒不明真偽莫察玉石雜糅遂為全帖之累

汪逵淳化辨記云其本乃木刻計一百八十四板二千二百八十七行其逐段以一二三四刻於旁或刻人名或有銀錠印痕則是木裂

此以淳化為木刻

前人言蘭亭如聚訟竊謂淳化亦猶爾觀前幅所列言人人殊何所可據以為定乎歐陽公去宋初不遠版之存亡已不可辨何況今日僕以臆斷竊謂太宗既出内府所藏命侍書王著模刻更復購募前賢真蹟命集成十卷王著識見不精真偽莫辨遽以南唐倣書數十種參錯其間遂至玉石不分淆譌千古昧者乃云原本昇元昇元帖經韓宋二徐鑒定非苟然

者決不至如王侍書草率或其間亦有采自昇元者
見者遂目昇元為祖本耳輟耕録所載劉衍卿祖石
之說竊謂淳化本無石刻諸公誤以初搨賜本為祖
石寔則棗木本耳所謂祖石即昇元帖也帖後篆款
既云奉聖旨模勒上石諸公因之故亦以初搨為祖
石也歐陽公集古録云太宗購募前賢真蹟鏤板藏
之王柏淳化帖記亦有鏤板中禁之語元祐中親賢
宅從禁中借版墨百本分遺宫僚多木横裂紋其為

版本的然無疑矣

黄伯思法帖刋誤云余備員祕館因彚次御府圖籍見一書囷中盡一手倣書每卷題云倣書第若干各卷所有偽帖皆在焉其餘法帖中不載者尚多並以澄心堂紙寫蓋南唐人聊爾取古人辭語自書之耳文真而字非故斯人自目為倣書蓋但録其詞而已非臨模也王著不悟其非採其名雜載真帖間可勝歎哉

曽宏父云閣帖其原得自江左多南唐善書者取前語

以意成之非臨非模是謂倣書藏之祕閣凡數十匣明

題云倣書皆用澄心堂紙與李廷珪墨悉後主在江南

日所製者宣政間劉無言輩猶及見之

米芾祕閣法帖跋云唐太宗購王逸少書使魏徵褚遂

良定眞偽我太宗購古今書而使王著辨精觕定為法

帖十卷其間一手偽帖大半甚者以千字文為漢章帝

張旭為王子敬俗人學智永為逸少余嘗觀侍中王貽

永所收晉帖　卷內武帝王戎謝安陸雲輩法若篆籀

體若飛動著皆委而弗録獨取郄愔兩行入十卷中使人慨歎

## 二王府帖

黄庭堅云禁中板刻古法帖十卷當時皆用歙州貢墨墨本賜羣臣元祐中親賢宅從禁中借板墨百本分遺宮僚但用潘谷墨光輝有餘不甚黳黑又多木横裂紋士大夫不能盡别也

法帖譜系云余觀近世所謂二王府帖者蓋中原再刻

石本非禁中版本也前有目録卷尾無篆書題字蓋顯然二物矣

孫北海得古閣帖八冊第六冊有紹聖三年題云御府法帖板本掌於御書院歲久板有橫裂紋魏王好書嘗從先帝借歸邸中模數百本又刻木板藏之模搨鐫刻皆用國工不復可辨北海云書法甚工張爾唯以為蔡君模筆二王者魏王也

按此則魏王府既借板墨百本又更刻一本并祖刻

為二本矣

續閣帖

曾惇石刻鋪叙云續閣帖十卷元祐五年庚午祕省乞以淳化閣帖所未刋前代遺墨入石有旨從之至徽宗建中靖國元年辛巳八月畢工歷十一年費緡錢一十五萬乃成模寫者待詔部彰上其事者祕書少監鄧洵武孫諤也首卷晉唐帝后書二卷三卷悉王羲之書四又羲之暨其子操之等筆五又所書黃庭經樂毅論蘭

亭叙六又其家寶章集七乃晉索靖所書月儀八則虞世南賀知章柳公權帖後則無名人帖九則李懷琳書嵇叔夜絕交書末卷唐無名人所書月儀

大觀帖

石刻鋪叙云大觀初徽宗視淳化帖石已皴裂且王著標題多誤詔出墨跡更定彙次併武帝一帖合於西晉武帝後擇七卷後右軍帖内誤入智永書列在第五卷合首卷古帖三段併而歸一及躋晉宣於晉武之上之

類使先後次叙不紊逮名臣帖亦然俾蔡京書之及卷首末刻石太清樓下此正國朝盛時典章文物俱備視淳化草創之始不同且當時盡出真蹟臨摹定其外誤非若外方但因石刻翻刊京雖驕吝字學恐出王著右是大觀之本勝於淳化明矣

按徽宗既以淳化標題多誤出御府所藏墨蹟命龍大淵等更定彙次令閱大觀究不能正其紕繆别其真偽其駁正者不及十之一仍舊者尚過十之九彼

善於此則有之矣安在其為勝淳化乎

法帖譜系云大觀中奉旨出内府真跡命龍大淵等更定位次刻石太清樓字行稍高而先後之次亦與淳化小異其間有數帖多寡不同標題皆蔡京所書卷尾題云大觀三年正月一日奉聖旨模勒上石靖康之禍新舊二刻皆淪異地有自榷場中來者已磨去亮字矣

此所謂亮字不全本也但磨去亮字右曲脚以避金主亮之諱非全磨去亮字也

太清樓帖

曹士冕云淳化祕閣帖板雖禁中火灾不存而真蹟皆藏御府徽宗朝奉旨以御府所藏真蹟重刻太清樓而參入奇蹟甚多其中有蘭亭者是也因名曰太清樓帖

法帖譜系注云按大觀帖大觀太清樓帖今所傳自有兩本而前人多混而為一

太清樓續帖 即續閣帖

法帖譜系云徽宗既刻大觀帖十卷又以建中靖國祕

閣續帖十卷易其標題去其歲月與官屬名銜以爲後帖又刻孫過庭書譜及貞觀十七帖總爲二十二卷爲太清樓續帖

紹興國子監帖

法帖譜系云紹興中以御府所藏淳化舊帖刻板置之國子監其首尾與淳化閣本畧無少異當時御府拓者多用匱紙蓋打金銀箔者也故字畫精神極有可觀今都下亦時有舊拓者邇來碑工往往作蟬翼本且以厚

紙覆板上隱然為銀錠擴以惑人第損剥非復舊本之

遒勁矣

淳熙修内司帖

法帖譜系云淳熙閣奉旨刻石禁中卷帙規模悉同淳

化閣本而卷尾乃楷書題云淳熙十二年乙巳歲二月

十五日修内司恭奉聖旨摸勒上石

淳熙秘閣續帖

石刻鋪叙云淳熙秘閣法帖十卷淳熙十二年三月被

旨模勒入石皆南渡後續得晉唐遺墨首卷則鍾繇王羲之帖次則羲獻書內黃庭小楷後有臣褚遂良臨五字三卷則歐陽詢蕭瑀褚廷誨孫思邈狄仁傑張旭顏眞卿七賢書四卷則明皇批答裴耀卿等奏狀五卷李白胡英李邕白居易帖六則張九齡三相暨李紳告身七則李陽冰篆李德裕畢諴李商隱書八則懷素顛草九則高閑亞栖齊己書末卷則楊凝式并無名人帖上皆有內府圖書宣和及紹興小字印章或睿思殿印如

李紳告身後有高廟親筆跋語黄庭經懐素顛草則有李主建業文房之印視令長沙所鐫筆法逥殊

以上皆官帖

臨江戲魚堂帖

法帖譜系云元祐間劉次莊以家藏淳化閣帖十卷摹刻堂上除去卷尾篆題而增釋文

曹士冕云劉次莊摹閣帖臨江用工頗精緻且石堅至今不曾重摹獨二卷畧殘缺今若得初本鋒芒未失者

當在舊絳帖之次新潭帖之上然其釋文間有譌處
陳繹曽云此帖在淳化翻刻中頗為有骨格者澹墨榻尤佳

利州帖

法帖譜系云慶元中四川總領權安節以戲魚帖并釋文重刻石於益昌官舍權江州安德人釋文字畫較臨江帖為稍大

臨江重刻二王府帖

閒者軒帖考云劉次莊既摹閣帖於臨江又別刻二王府帖自述釋文之誤

以上皆臨江派

潭帖

曹士冕云淳化閣帖既頒行潭州即模刻二本謂之潭帖余嘗見其初本當與舊絳帖鴈行至慶歷八年石已殘闕永州僧希白重模東坡猶嘉其有晉人風度建炎中長沙守城者以為炮石無一存者紹興閒第三次重

模失真遠矣

陳繹曽云希白模刻潭帖風韻和雅骨肉停匀但形勢俱圓頗乏峭健之氣蓋淳化之子也

按此則潭帖與長沙帖當為兩帖舊以長沙為即潭帖誤也

慶歷長沙帖

法帖譜系云丞相劉公沆帥潭日以淳化官帖命慧照大師希白模刻於石置之郡齋增入霜寒十七日王濛

顔真卿等諸帖而字行頗高與淳化閣本差不同逐卷各有歲月第一卷題云慶歴五年季夏慧照大師希白模勒第二卷慶歴八年重冬月慧照大師希白模勒第三卷則五年六月第四卷八年重冬月第五卷戊子歲孟冬第六卷五年季夏第七卷五年重秋月第八卷五年季夏月模勒上石第九卷八年重冬月第十卷五年重秋月每卷各有慶歴及慧照大師希白重模字不復

洪邁容齋隨筆云潭州石刻法帖十卷蓋希白所鐫最為善本程欽之待詔以元符三年帥桂林東坡自儋耳移合浦得觀其藏帖每帖各題其末第二卷云唐太宗作詩至多有庾徐風氣而世不傳獨於初學記時時見之第四卷云吳道子始見僧繇畫曰浪得名耳已而坐卧其下三日不能去庾征西初不服逸少有家雞野鶩之論後乃以為伯英再生今觀其書乃不逮子敬遠甚止可比羊欣耳六卷云宰相安和殷生無恙宰相當是

簡文帝殷生則深源也耶第八卷云希白作字自有江左風味故長沙帖比淳化待詔所模為勝世俗不察爭訪閣本誤矣此逸少一卷尤妙庚辰七夕合浦官舍借觀第九卷云謝安問獻之君書何如尊公答曰故自不同曰外人不爾曰人那得知此帖今藏余家

石刻鋪叙云容齋隨筆謂坡仙遺墨今藏其家但二卷郗愔書第三帖何以斷當字分兩行希白善書者於此殆不可曉今長沙帖間不存希白臨摹歲月或云土人

又私翻木板有紋可辨

劉丞相私第本

法帖譜系云劉丞相既刻法帖於郡齋復依倣前本刻石十卷以歸私第余頃在九江見故家所藏一本與長沙本絶相似而小異後有人跋云此先丞相私第本也疑即劉氏子弟所跋後復見一本於姑蘇與九江所見同紙墨皆與南碑不類而慶歷等題字止三兩卷有之蓋即劉氏本也

長沙碑匠家本

法帖譜系云舊傳長沙官本扃鐍不可常得碑匠家別刻一本以應求者余頃收一本與長沙古本首尾略無小異而字體小小不同疑為碑匠家本頃又藏一本凡舊刻石損闕者皆別刻數行以易之其餘却只是舊石此必碑匠所為也

長沙新刻本

法帖譜系云舊刻毀於虁攸之變中興以後復刻新石

其間凡遇舊刻損闕處並不復刻字亦無卷尾歲月刻手甚繆殊不足觀

長沙别本

法帖譜系云嘉定間先君帥長沙余隨侍焉時碑房中有斷石一片乃法帖第一卷尾段字行高低正與淳化帖同而絶不類古潭末後亦有淳化篆字此石實不知所從來近歲三山林伯鳳重刻于家直指為古潭帖余未敢臆斷也

三山木板本

法帖譜系云三山帥司書庫有歴代帖板本葢好事者以長沙舊帖刋勒卷帙規模皆同今已散失不全矣嘉熙庚子備員帥幕尚及見之

按此則孫北海以長沙新本即三山木本葢誤

廬陵蕭氏本

法帖譜系云右法帖十卷用十干為號崇寧五年蕭公編紀其畧云皇祐中先伯父大博作和州之含山得墨

帖於丞相充國劉公摹刻未畢先君殿丞繼之始終六年乃獲成就迄今五十餘年刓缺大半今續完之以藏于家蓋用潭帖刻也慶元間已損失二十餘段共少三百四十餘行

蜀本

法帖譜系云余頃得一帖凡數卷于蜀中次序先後高低皆與長沙古帖同初亦疑爲黔江帖今見秦氏真本則顯然二物矣大率此帖全用長沙古本模刻而字行

亦間有增減處既不知所出未敢臆說姑附見於此

以上皆潭派

絳帖

王佐云宋尚書潘師旦以淳化閣帖增入别帖重模刻二十卷於絳州北紙北墨極有精神在淳化閣帖之次其石比淳化帖本又高二字

曹士冕云絳州法帖二十卷乃潘師旦用淳化帖重摹而參入别帖比今所見閣帖精神過之舜臣事力單微

而自能鐫石雖井闌階砌皆徧刻無餘所以段數最多或有長尺餘者師旦尚哲宗秦國公主又名潘駙馬帖舜臣死二子析而為二長者負官錢沒上十卷於絳州絳守重模下十卷足之即東庫本幼者復重模上十卷亦足成一部於是絳州有公私二本靖康兵火石並不存百年之間重模至再慶元間余官守長沙嘗見舊宰執家有南渡初親自北方携得舜臣原所刻本未分析時二十卷其家珍藏非得二十緡官陌不肯與人乃北紙北墨精神煥發視重

所模者天淵矣

法帖譜系云歐陽公集古跋尾謂近時有尚書郎潘師旦以官帖私自模刻於家為别本以行於世而傳寫字多轉失然亦有可嘉者單炳文論絳帖至為精微頃刻石襄州有云淳化官本法帖今不復多見其次絳帖最佳而舊本亦已難得嘗以數本較之字畫多不侔煒家所藏舊本第九卷大令書一卷第四行内面字缺右邊轉筆缺處隱然可見今本乃無右邊轉筆全不成字面

下一字與第五行第七字亦不同又第七行第一字舊本乃行書止字今本乃草書心字筆法且俗以此推之今之所見多非舊本

又云余既獲見炳文絳帖辨正然後知近世所藏二十卷多非舊物每恨未識真本而襄州所刻第九卷大令帖亦毀於王旻之變虜其遂至湮絶因以舊所藏本模刻於家頗傳諸好事者淳祐甲辰自霅川官湍遄歸假道三衢始獲觀真帖於滄洲毛監丞所不獨第九卷與

單說正合而二十卷首尾俱全亦可謂珍玩矣且云得之金華潘氏是殆師旦之苗裔也其帖之異同大約條列於後

帖揔二十卷元無字號及段眼數目

第二卷鍾繇宣示帖第一行内報字右邊直畫句起向左畔第二行芗字内下面夕字上畫微仰曲第五行名字右角微有一點第十行當字上三點傍有微損却在空處

已欲日帖脚下有破石紋
此卷内第一段與第三段右並闕角
第九卷大令帖正與單炳文襄州所刻石本纎微弗
差故家所藏未有其比
右潘氏絳帖二十卷紙墨字畫模印皆與今人所藏本
不同而第九卷顯然可見自非單公炳文表而出之亦
將泯於無聞矣北方所刻諸本往往南渡後北人轉相
傳模無足深恠但武岡舊刻未知始於何年亦止用新

本模刻為可恨耳

絳帖別本

王佐云絳帖十二卷第一卷孔子蒼頡秦漢魏人書第二卷晉南朝唐宋帝王書第三卷四卷晉人書第五卷六卷右軍書第七卷八卷獻之書第九卷南朝隋唐人書第十卷晉何氏衛夫人及隋唐僧人書第十一十二卷宋名賢書此刻歲久不完崇慶初高汝礪為節度使又補完之增入顏魯公諸帖且題於後今又不完存者

五十七幅碑入晉王府不易得矣

陳繹曾云古法清勁足正王著肉勝之失然駿馬露骨又未免羸瘦之病蓋淳化之子今之學者不見古帖得此亦可寶矣惜不完也

東庫帖

法帖譜系云世傳潘氏析居法帖石分為二其後絳州公庫乃得其一於是補刻餘帖是名東庫本第九卷之外誤蓋始于此今好事家所藏絳帖率多此本字畫精

神遒勁亦自可愛而衛夫人一帖及宋儋帖頗多燥筆如蘭亭叙羣字落筆之類此稍異於諸本其所以不及舊帖者第九卷大令書石不破闕而炳文所論三字已誤且逐卷逐段各分字號以日月光天徳山河壯帝居太平何以報願上登封書爲别此又異於舊帖也

東庫别本

法帖譜系云此帖與東庫本絶相似或是一石但庾亮帖内亮字皆無右邊轉筆葢避逆亮諱也亦名亮字不

全本

新絳本

法帖譜系云右一帖二十卷首尾規模段眼字號並同東庫本獨衛夫人宋儋二帖無燥筆又字畫較東庫本微局促墨法雖與東庫本同然實是兩石

石刻鋪叙云絳帖前後各十卷相傳潘駙馬以閣帖增損翻刊閶摹淳化被旨歲月於卷末然不見跋尾無自稽考編次多有不同閣以漢章帝為首列蒼頡夏禹書

於第五絳則蒼頡夏禹書為首卷置列歷代帝王書於後帖之二卷閣搃二王帖為五卷絳則前後帖皆有之衍而為十且以第二卷張芝王洽書析為第二第五卷以三卷庾亮下壺書析而為第三第四卷古帝王帖則删漢章帝晉宣帝明康哀簡文帝梁高帝梁簡文名臣帖則削司馬攸王劭王廞蕭子雲智永唐李邕等數帖却增入王濛羊諮書後帖一卷全刋入本朝太宗宸翰二卷末冬晚書院偶成一章則當以吳越忠懿王書作

標目猶前段高宗皇帝書之類何由於謚號下花押如此是自稱於生前九卷增入張旭千文四十五字藏真草書乃素書跋顛旭語復云顛草之趣貴在雄逸藏真乃云其辭又非專為此卷千文但絳初入石定為直行罔之與毋則為横碑十卷增入顔魯公王廙高閑李建中書或謂他所刋之帖皆以横石而絳獨立石印搨之際上下字跡相聯既裁為經册手軸則何所考竟且匠者摹搨必通為一碑無緣逐段横搨何由相綴又謂紗

紙紋可辨要當自有眼目嘉定間李全在山東印搨絳帖以遺要人又有自榷場貿易以來者殆古刻不存再翻新本謂即閟帖偽為非也閟之梅班粗率況其筆意余所見絳帖幾十覺藏真草書筆勢皆有截斷處良由元係橫書絳刻入石遷就移作直行閟以絳為祖不敢有毫髮異乃獨此帖易直為橫禺帖紹興續刻者也亦舍絳而取法於閟是橫刊之為當矣至于以橫碑剪為直行是又偽之拙者此以閟帖或禺帖湊成其文自不

甚順但今之辨帖者執此以别真贋

北本

法帖譜系云右二十卷墨色與古本相近而第九卷大令書只同新本未知何處所刻

又一本

法帖譜系云董良史家所藏本第九卷大令書字畫亦誤獨面字有右邊轉筆異於他本且不與舊本同也

武岡舊本

法帖譜系云右二十卷不知刻於何時碑段稍長而日月光天德等字號闊於行中字畫亦清勁可愛而第一卷衛夫人宋儋無枯筆第九卷大令帖諸字皆誤信乎出於新絳也

石刻鋪叙云後帖之九卷張旭書其藏真顛草數十字橫鐫于石筆勢清勁蜿蝘立意出奇于絳之直行

武岡新本

法帖譜系云右二十卷帖即舊石也中厄於庸繆之人

厭其字畫清瘦頗修治遂失本真其最可鄙笑者第二卷鍾繇帖再世榮名今名字已修作谷字矣且拓匠不工凡損剥處鑿痕宛然呈露而字畫模糊畧不可辨帖之繆者莫甚于此

曹士冕云武岡軍重模絳帖二十卷殊失真且石不堅易失精神後有武臣守郡嫌其字不精采令匠者即舊畫再刻謂之洗碑遂愈不可觀其釋文尤外誤然武岡紙類北紙今東南所見絳帖多武岡初本耳驗其殘闕

處自可見

烏鎮本

法帖譜系云湖州烏鎮張氏以絳閣二帖鋟木家塾字畫差肥而極有筆意頗勝諸帖惜其間錯誤數字為恨耳

福清本

福州福清縣民家有舊本板刻絳閣急就章雁塔題名四帖其刻稍精賣碑家得之往往僞名官帖以惑人但

彼中匠者不善用蠟每有砑光痕可以證辨

資州本

法帖譜系云資州以新絳前十卷刻石前有目錄元刻麻石上續搨者不逮舊所得本遒勁矣

彭州本

曹士冕云彭州帖亦刻歷代法帖十卷不甚精采紙色類北紙人多以為北帖

法帖譜系云掘地得之字畫清勁頗類舊武岡而差優

蔡州本

曹士冕云上蔡臨摹絳帖上十卷雖比舊絳少下十卷而逈出臨江長沙之上

木本前十卷二本

法帖譜系云甲秀陳氏藏此墨本不知所出又一本余頃獲於都下亦不知所出稍不逮甲秀所藏雖皆出於新絳然亦自是一種

以上皆絳派

黔江帖

法帖譜系云秦子明嘗以里中兒不能書為病其將兵長沙也買石摹刻僧寶月古法帖十卷舟載入黔江壁之黔江紹聖院刻石潭人湯正臣父子詳見山谷集中其卷帙之多寡次序之先後字行之長短悉同淳化閣帖其所以異者第一卷有篆書三行其次有楷書一行云降授供備庫副使充東南第八副將訓練潭州諸軍潭州駐劄秦世章家本其後又二行云長沙湯正臣重

摹男仙芝靈芝鐫第二卷至八卷尾各題長沙湯正臣重摹八字却無淳化篆書及世章銜位又第八卷取卿女婿帖内第二行休字立人作兩點第二卷鍾繇宣示帖冄世榮名作榮名正與戲魚帖同第九卷尾題長沙湯正臣摹勒七字第十卷題長沙湯正臣重摹男仙芝為一行

鼎帖 即武陵帖

石刻鋪叙云武陵帖二十二卷紹興十一年辛酉十月

郡守張斛集祕閣法帖合潭絳臨江沙海諸帖參校有無補其遺闕以成此書後列郡官名銜徐澄齋云紹興廿一年通判趙子濬刻

法帖譜系云武陵郡齋板本較諸帖增益㝡多博而不精殊無足取

董其昌云王伯谷所搨絳帖疑為澧州帖覩其每數十行輒有武陵二字又疑為鼎帖緒閱第一卷以宋太宗為弁跋曰太宗皇帝御筆在絳州摹為諸帖之首復疑

名曰鼎州提舉曰沅辰判事常武為鼎州而武陵其附城邑也乃定為鼎帖特為絳州二字所誤而世人只知有絳帖遂誤為絳州帖耳

鳳凰樓帖

陳繹曾云曹士冕模刻工緻有餘清而不穠亞於太清樓續帖珊瑚網云宋尚書趙彥約刻滁北海人云曹尚書彥約

王氏法書苑云星鳳樓帖刻於南康軍雖以衆刻重模而精善不苟並無今人書

王麟堂帖

陳繹曾云汴人吳琚居父模刻穠而不清多雜米家筆

寳晉齋帖

閒者軒帖考云米老得謝公書及右軍破羌帖因名其齋曰寳晉此帖乃宋曹之格摹刻卷首標題篆書末有曹氏家藏真跡識以大圖書字多元章所臨在諸帖中此為稍下

羣玉堂帖

閒者軒帖考云羣玉堂帖十卷韓侂胄刻本名為閲古堂帖首卷南渡後帝后御書二則晉隋帖三則唐帖四則懷素千文五六九悉宋帖七山谷帖八元章帖十則蔡君謨石曼卿帖後韓以罪死籍帖入祕省嘉定中改今名模刻極精而紙墨亦妙其米帖視紹興帖英光堂帖俱勝蓋韓之客向若水精於鑒定帖乃其手摹也

澧陽帖

法帖譜系云澧陽舊有法帖石本其後散失僅存者右

軍數帖而已

閒者軒帖考云澧陽刻帖十卷甫完即播散僅存右軍書甚精

汝帖

閒者軒帖考云汝帖十二段大觀三年己丑八月郡守蝃陽王寀刋石置之坐嘯堂摘取諸帖中字牽合為之每卷後有汝州印後會稽又以汝帖重開謂之蘭亭帖王佐云汝帖十二卷第一卷三代金石文八種第二卷

秦漢三國人書十五種第三卷晉南朝帝王書第四卷魏晉九人書第五卷晉人王郗桓三氏書第六卷二王書并洛神賦第七卷南朝十人書第八卷晉胡北朝十二人書第九卷唐三朝帝后書第十卷唐歐虞褚薛書十一卷唐李顏韓賀六臣書十二卷韓愈及五代諸國七人書其石不佳諸帖中冣下者也

黄伯思東觀餘論云頃在洛中見汝刻十二卷雜取法帖續帖中所有者時載之又珉玉閒遣不能辨也此猶

無害至其集古帖及碑中字為偽帖并以一帖省其文別為帖語及強名者甚多如以逸少帖春秋輒為恵不得北軍問遠近清和等語乃摘取北軍遠近春秋等字集為一帖強為王衍書以續帖中諸縣故佳字強名為王楨之書取汝州東漢州輔碑中數字強名為蔡中郎書取衛州魏孝文弔比干文中數行強名為崔浩書如北齊碑便目為溫子昇後魏碑便目為沈法會如此者甚多且如弔比干文魏孝文作而崔浩之死在太武時

乃目為浩書其不稽古如此至若張華帖内雜以寳章集中王慈字薛稷帖中雜以法帖内子敬字皆集成之字意全不相屬如是者不可具載幸世尚多古帖極有未傳者自可刻其全篇何必區區作偽以誤後學但貽識者嗤笑耳

款識帖

閲者軒帖考云錢塘薛尚功編次并釋起于夏而盡于漢共二十卷紹興十四年甲子郡守林師說為鐫置公

庫以片計者二十有四上代制作古法燦然對之令人意淵神曠

博古堂帖

閒者軒帖考云宋人集諸家善本為一帖三代止周穆王壇山四字漢止蔡中郎石經論語二段晉則右軍蘭亭叙筆陣圖黄庭經樂毅論曹娥碑東方朔贊大令十三行及謝太傅書唐人則虞褚歐柳小楷顏魯公行楷書及白樂天書宋止米元章末集漢隸千文皆精工勁

秀蓋宋去唐甚遠名刻具在故得以集其佳勝

又云穆王吉日癸巳四字在眞定府賛皇縣山中宋祁

搜獲縣令劉莊鑿取歸州權郡事李中祐龕置廳壁政

和五年取入内府

紹興米帖

紹興辛酉奉詔以米芾行草書勒石凡四卷明時板藏

内府順治初廢為階砌今所存止一片有半余曾見之

荔支樓帖

閒者軒帖考云陸放翁集前人筆札以嘉州石刻之置荔支樓下又名宋法帖

鳳墅帖

閒者軒帖考云曾季卿宏父刻石鳳山書院前帖二十卷續帖二十卷皆宋人書曾云本朝聖君名臣真筆目所見者刻之自成一家又於人之贋奸各分品類自謂可以續通鑑

賜書堂帖

閲者軒帖考云宋宣獻綬刻於山陽金鄉首載古鐘鼎款識最精但二王帖銓釋未盡

甲秀堂帖

閲者軒帖考云廬江李氏刻前有王顔書世多未見後繼以宋名人書

百一帖

閲者軒帖考云王曼慶模刻前人謂其筆意清遒雅有勝趣

忠義堂帖

顔炎武金石文字記云忠義堂帖皆顔魯公書宋人所刻奉命帖移蔡帖論坐書祭姪季明文鹿脯帖乞米帖寒食帖與蔡明遠帖盧八倉曹帖送劉太冲帖皆有之又有送辛晃序清遠道士同沈恭子遊虎邱寺詩末題大歷五年十二月又有開元二年二月顔元孫告身一通乾元元年四月顔昭甫告身一通寳應元年七月顔惟貞贈秘書少監告身一通殷氏贈蘭陵夫人告身一

通大歷十二年八月顔真卿刑部尚書告身一通建中元年八月顔真卿太子太師告身一通後有宋至和二年蔡襄䟦嘉定乙亥留元剛刻石

世綵堂帖

閣者軒帖考云泉州知府常性於洪武四年以淳化閣帖翻刻郡庠從閣帖祖本模刻上可追媲潭絳宣德中取入内府如近年顧本潘本逺不及之

馬蹄帖

陳槱仁泉南雜記云淳化閣帖十卷宋季南狩遺於泉州已而刻石湮地中久之時出光怪櫪馬皆驚怖發之即是帖也故泉人名其帖曰馬蹄真跡

徐澄齋以此本即為泉帖按泉帖以宣德間取入內府不復流落人間然其榻本往往見之此帖向亦嘗見二三本石刻粗燥字畫枯瘦且石多破碎政與泉本不同當是兩刻世多目為蘭州本

肅府帖

徐澄齋法帖考云萬歷四十三年乙卯秋八月九日溫如玉張應召奉肅藩令旨重摹上石

肅世子識鋐跋云太祖分封我莊祖於甘蘭錫以宋人淳化法帖珍藏內庫至憲王恐我子孫各王府不徧及且無以公海內乃延溫張二士摹勒上石未竟而薨至于辛酉六月始竣事模勒之工先後七年新舊二本不爽毫髮

東書堂帖

閲者軒帖考云周憲王為世子時手模上石共十卷以淳化為主參以祕閣續帖及增入宋元人書

王元美云憲王臨池之力甚精惜其天資少遜以故粉澤有餘膚理不足蓋摹筆至使古人之蹟屈而從手其于蘭亭亦然

寶賢堂帖

閲者軒帖考云晉靖王為世子時刻石以閣絳大觀寶晉為主而益以所藏宋元明人墨蹟凡十卷

王元美云此帖行款次第頗不俗第石理既粗而摹刻搨三手俱不稱

停雲館帖

閒者軒帖考云文衡山父子皆精書學而又能自鐫刻嘉靖中摹勒舊跡及近時名筆共十二卷清勁不俗近世諸刻推此第一

停雲館帖先有四卷帖首標題乃是小字後更毀去重摹為十二卷余向得二卷於京師被友人索去𣊬于張

生義仲手又見一卷比之後帖為較勝也

首卷晉唐小楷多據越州石氏本入石越州本今在錫山秦太學元獻家雖是古搨要亦枯燥少神采停雲祖之更益板滞宜為吾宗損菴先生之所呵也

唐荊川先生云余見停雲帖李懷琳絶交書後乃見孫氏所藏宋本則精神相去十倍書之者非有異而刻之者異也雖有善書非善刻者不能發其精神而傳於世也余見孫過庭書譜真跡亦正如此文氏父子精于摹

搨又得章簡父等妙手左右之尚且不能無憾況下者乎

真賞齋帖

錫山華東沙出其所藏古蹟勒成三卷上卷鍾繇薦季直表中卷王羲之表生帖下卷王方慶萬歲通天進帖鉤摹者為文待詔父子刻石者為文氏客章簡父模勒既精氈蠟尤妙為有明一代刻帖第一出停雲館上後以倭亂燬於火更勒一石遂有火前火後之別賞鑒家

以李直表袁泰第一跋第十十一兩行倒置者為火前本實則前後兩本無甚差別也

閣帖潘氏本

汪砢玉珊瑚網云潘九亮自摹入石

閣帖顧氏本

珊瑚網云顧從義借潘氏所藏宋本模勒上石復刻淳化法帖釋文考異最為詳確

又云潘顧二本皆以賈似道家所藏重模而潘本瘦顧

本肥

餘清齋帖

新安吳太學用卿以所藏真蹟模勒餘清齋正帖十六卷續帖八卷刻極精詳惜是板本不免猶有斧鑿痕跡

鬱岡齋帖

吾宗損菴先生所摹勒凡十卷上自鍾王下迄蘇米蒼深不及停雲而秀潤過之故當遠出戲鴻之上下卷木石參半木本今已蠹損不全石猶完好今俱入質庫運

去厳州矣

戲鴻堂帖

董思白以平生所見真蹟勒成一十六卷惜刻手粗惡字字失真為古今刻帖中第一惡札

快雪堂帖

涿州馮銓所摹凡六卷以得右軍快雪帖真跡因以名其帖刻法秀潤故咸有名於時然乏昔人蒼深之韻吾鄉周丈東會稱為天畫神鏤過語也

淳化祕閣法帖考正卷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淳化祕閣法帖考正卷十二

監察御史王澍撰

論書賸語附正

古人學書皆有師傳密相指授余學之五十年不過師心探索然古人之旨可得而窺又年來縱意摹古心所通會往往條疏紙尾撿括合者并録成卷名曰論書賸語附見卷末期以就正有道云爾

執筆

執筆欲死運筆欲活指欲死腕欲活五指相次如螺之旋緊捻密持不通一縫則五指死而訣斯活管欲碎而筆乃勁矣

作蠅頭書須平懸肘高提筆乃得寬展匠意字漸大則手須漸低若至擘窠大書則須是五指緊擫筆頭手既低而臂乃高然後腕力沉勁指揮如意執筆一高則運筆無力作書不浮滑便拖沓

學歐須懸腕學褚須懸肘學顏須內鈎學柳須外捩

運筆

世人多以捻筆端正為中鋒此柳誠懸所謂筆正非中鋒也所謂中鋒者謂運鋒在筆畫之中平側偃仰惟意所使及其既定也端若引繩如此則筆鋒不倚上下不偏左右乃能八面出鋒筆至八面出鋒斯往無不當矣至以禿穎為中鋒只好隔壁聽

又世人多目禿穎為藏鋒非也歷觀唐宋碑刻無不芒

鐵銛利未有以禿穎為工者所謂藏鋒即是中鋒正謂鋒藏畫中耳徐常侍作書對日照之中有黑綫此可悟藏鋒之妙

如錐畫沙如印印泥世以此語舉似沉著非也此正中鋒之謂解者以此悟中鋒思過半矣

筆折乃圓圓乃勁

勁如鐵軟如綿須知不是兩語圓中規方中矩須知不是兩筆

使盡氣力至於沉勁入骨筆乃能和和則不剛不柔變化斯出故知和者沉勁之至非軟緩之謂變者和適之至非縱逸之謂

結體欲緊用筆欲寬一頓一挫能取能舍有何不到古人處

解得頓挫斯能跌蕩指如懸槌筆如死蚓豈有是處

古釵脚不如屋漏痕屋漏痕不如百歲古籐以其漸近自然

顔魯公古釵脚屋漏痕只是自然董文敏謂是藏鋒門外漢語

釵脚漏痕從生入從熟出

東騰天潛淵之勢於豪忽之間乃能縱橫瀟灑不主故常自成變化然正須筆筆從規矩中出深謹之至奇蕩自生故知奇正兩端實惟一局

以正為奇故無奇不法以収為縱故無縱不擒以虛為實故斷處皆連以背為向故連處皆斷學至解得連

處皆斷正正奇奇無妙不臻矣

以拔山舉鼎之力為舞女揷花乃道得個和字杜元凱言優而柔之使自求之厭而飫之使自趍之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到此乃是和處

能用拙乃得巧能用柔乃得剛

用筆沉勁姿態乃出

須是字外有筆大力回旋空際盤繞如游絲如飛龍突然一落去來無跡斯能於字外出力而向背往來不

可端倪矣

隔壁取勢空際用筆此不傳之妙

南唐後主撥鐙法解者殊鮮所謂撥鐙者逆筆也筆尖向裏則全勢皆逆無浮滑之病矣學者試撥鐙火可悟其法

須有不使盡筆力處

工妙之至至於如不能工方入神解此元常之所以勝右軍魏晉之所以勝唐宋也

歐多折顏多轉折須提轉須撚

結字

結字須令整齊中有參差方免字如算子之病逐字排比千體一同便不成書

作字不須豫立間架長短大小字各有體因其體勢之自然與為消息所以能盡百物之情狀而與天地之化相肖有意整齊與有意變化皆是一方死法

純肉無骨女子之書能者矯之而過至於枯朽骨立所

謂楚則失矣齊亦未為得者也古人之書鮮有不具姿態者雖峭勁如率更道古如魯公要其風度正自和明悅暢一涉枯朽即筋骨具而精神亡矣作字如人然筋骨血肉精神氣脉八者備而後可為人闕其一行屍耳不欲為行屍惟學乃免

有意求變即不能變魏晉名家無不各有法外巧妙惟其無心於變也唐人各自立家皆欲打破右軍鐵圍然規格方整轉不能變此有心無心之别也然欲自

然先須有意始於方整終於變化積習久之自有會通處故求魏晉之變化正須從唐始

用墨

東坡用墨如糊云須湛湛如小兒目睛乃佳古人作書未有不濃用墨者晨起即磨墨汁升許供一日之用及其用也則但取墨華而棄其渣滓所以精彩煥然經數百年而墨光如漆餘香不散也至董文敏始以畫法用墨初覺氣韻鮮妍久便黯䵝無色然其著意

書究未有不濃用墨者觀者未之察耳

墨須濃筆須健以健筆用濃墨斯作字有力而氣韻浮動

臨古

自運在服古臨古須有我兩者合之則雙美離之則兩傷

臨古須是無我一有我只是已意必不能與古人相消息

習古人書必先專精一家至於信手觸筆無所不似然後可兼收並蓄淹貫衆有然非淹貫衆有亦決不能自成一家若專此一家到得似來只為此家所蓋往費一生氣力

窮其源流究其變化然後作字有本不理其本但取半路撏撦不濟事

臨古須透一步翻一局乃適得其正古人言智過其師方名得髓此最解人語

攝天地和明之氣入指腕間方能與造化相通而盡萬物之變態然非窮極古今一步步脚踏實地積習久之至於縱橫變化無適不當必不能地負海涵獨扛百斛故知千里者跬步之積萬仞者尺寸之移

孫虔禮云學之者尚精擬之者貴似凡臨古人始必求其似久久剝換遺貌取神則相契在牝牡驪黄之外斯為神似宋人謂顔書學褚顔之與褚絶不相似此可悟臨古之妙也

正書樂毅為主黃庭內景洛神佐之行書蘭亭為主聖
教爭坐佐之草書十七帖為主書譜絕交佐之
人必各自立家乃能與古人相抗魏晉迄今無有一家
同者匪獨風會遷流亦緣規模自樹僕嘗謂使右軍
在今日亦學不得正恐為古人蓋也
作一字須筆筆有原本乃佳一筆杜撰便不成字
作書不可不通篆隸今人作書別字滿紙只緣未理其
本隨俗亂寫耳通篆法則字體無差通隸法則用筆

有則此入門第一正步

凡臨古人始在能取繼在能舍能取易能舍難然不能力取無由得舍

善學柳下惠莫如魯男子於此可悟舍法非折骨還父折肉還母何從現得清凈法身來

篆書

篆須圓中規方中矩直中繩

篆書用筆須如綿裹鐵行筆須如蠶吐絲

篆書有三要一曰圓二曰瘦三曰參差圓乃勁瘦乃腴參差乃整齊三者失其一奴書耳

陽冰篆法直接斯喜以其圓且勁也筆不折不圓神不清不勁能圓能勁而出之虛和不使脉與血作然後能離方遁圓各盡變化一用智巧以我意消息之即安排有跡而字如筭子矣有名一代解此語者絕少所以篆法無一可觀

隸書

漢唐隸法體貌不同要皆以沉勁為本唯沉勁斯健古為不失漢人遺意結體弗論也不能沉勁無論為漢為唐都是外道

吾衍三十五舉云隸書須是方勁古拙斬釘截鐵挑拔平硬如折刀頭方是漢隸今作者不得古人之意但以弱毫描取舊碑斷闕形狀便交相驚詫以為伯喈復生豈不可笑

隸出於篆然漢人隸法變化不同有合篆者有離篆者

有增篆者有減篆者為體各殊譌舛錯出須要合篆乃為正則林罕言非究於篆無由得隸此不列之論也

楷書

晉唐小楷經宋元來千臨百模不唯妙處全無并其形狀亦失惟唐人碑刻雖經剝食而其存者去真跡僅隔一紙猶可見古人妙處從此學之上可追蹤魏晉下亦不失宋元

楷書不當布置平穩然須從平穩入

黄山谷言大字欲結密無閒小字欲寛綽有餘作蠅頭細書須令筆勢紆餘跌宕有尋丈之勢乃佳觀褚公陰符經顔公麻姑記有一字局促否

行書

以楷書作行則太拘以草法作行則太縱不拘不縱瀟灑縱横濃纖得中高下合度蘭亭聖教鬱焉何逺不徐不疾官止神行胸有成書筆無滯體行書之妙盡

矣

懸鍼欲徐徐則意足而態有餘妍垂露欲疾疾則力勁

而筆能覆逆米老言無垂不縮無往不收此兩語宣

洩殆盡

草書

右軍以後無草書雖大令親炙趨庭之訓亦已非復乃

翁門仞顛素已降則奔逸大過所謂驚蛇走虺勢入

戸驟雨旋風聲滿堂不免永墮異趣矣孫虔禮謂子

敬以下莫不鼓努為力標置成體內不足者必外張非直世降風移之故也余論草書須心氣和平斂入規矩使一波一磔無不堅正乃為不失右軍尺度稍一縱逸即偭規改錯惡道㸔出米老譏顛素謂但可懸之酒肆非過論也

姜白石論草書須有起有應各盡義理愚以為此只死法耳欲斷還連似奇反正不立一法不舍一法乃能盡妙夫惟右軍必也聖乎

草書如何守正圓中規方中矩如何盡變無圓而不矩無方而不規如何用力從規矩入從規矩出如何究竟一步不離步步縱舍至於能縱舍斯謂從心不踰右軍化不可為其底蘊不過些子顛素只此些子差所以永墮異趣

膀書

膀書須我之氣足蓋此書雖字大尋丈只如小楷乃可指揮匠意有意展拓即氣為字所奪便書不成

牓書每一字中必有一兩筆不用力處須是安頓使簡澹令全字之勢寬然有餘乃能跌蕩盡意此正善用力處

凡作牓書不須豫結搆長短濶狹隨其字體為之則參差錯落通體自成結搆一排比令整齊便是俗格

凡牓書三字須中一字略小四字須中二字略小若齊一則高懸起便中間字突出矣

牓書結體宜稍長高懸則方若結體方則高懸起便匾

潤而勢散矣

論古

鍾太傅書以唐摹賀捷表為第一幽深古雅一正一偏具有法外之妙力命表模搨失真了乏勝槩季直乃是偽跡了乏賀捷勝槩不足觀也

右軍臨鍾墓田為勝然比於賀捷十得二三耳宣示非不古雅然鋒穎禿未屈神妙當由模搨失真故

右軍楷書以新安吳氏所藏樂毅論為最似柔而剛似

近而遠神清韻和使人有天際真人想高紳學士家不全本雖名流傳有緒亦已不屈精華矣世俗所傳晉唐小楷質木無潤如出一手雖越州石氏刻烜赫殆數百年究亦精華銷乏無古人撤手懸崖妙處

余得古搨洛神賦全本篆隷楷行草皆備真是有妙畢見無美不臻次惟毘陵唐氏所藏十三行駘宕腴潤猶有游行自在之趣賈秋壑玉板本則神明渙散不

足取則而世皆寶之貴耳賤目吾所未喻

右軍十七帖為草書之宗唐模墨跡萬歷間藏邢子愿家刻石來禽館為有明十七帖之冠子敬則已縱至於顛素則奔逸太過去右軍風流蓋以遠矣

魏晉人書一正一偏縱橫變化了乏蹊徑唐人斂入規矩始有門法可尋魏晉風流一變盡矣然學魏晉正須從唐入乃有門户

有唐名家各欲打破右軍鐵圍自立門户所謂皆有聖

人之一體然各能以其一體精詣其極不似後人意
滿手滑竭盡氣力無有至處
古人言虞書內含剛柔歐書外露筋骨君子藏器以虞
為優然學虞不成不免精散肉緩不可收拾不如學
歐有墻壁可尋
虞得右軍之圓歐得右軍之卓褚得右軍之超顏得右
軍之勁柳得右軍之堅正如孔門四科不必兼擅而
各詣所長皆是尼山血嗣

學褚須知其沉勁學歐須知其跌蕩學顔須知其變化

學柳須知其娬媚

古人篆書㝡佳以其意不在書天機自動往往多入神

解如右軍蘭亭魯公三藁天真爛然莫可名貌有意

為之多不能至正如李將軍射石沒羽次日試之便

不能及此有天然未可以智力取巳

虞褚離紙一寸顔柳直透紙背惟右軍恰好到紙然必

力透紙背方能離紙一寸故知虞褚顔柳不是兩家

書至筆力恰好到紙則須是天工至人巧錯天地和明之氣絪緼會萃於指腕之間乃能得之有數存焉已

右軍平生神妙一卷蘭亭宣洩殆盡聖教有蘭亭之變化無其專謹有蘭亭之朗徹無其道厚無美不臻莫可端倪其惟禊帖乎具體而微厥惟聖教從聖教學蘭亭乃有入處

歐褚自隸來顏柳從篆來

褚公書人以為微至吾以為沉雄非洗刷到骨盡去渣滓那得屆此清虛境界宋人以為顏出自褚此理可悟

褚河南書陶鑄有唐一代稍嶮勁則為薛曜稍痛快則為顏真卿稍堅卓則為柳公權稍纖媚則為鍾紹京稍腴潤則為呂向稍縱逸則為魏栖梧步趨不失尺寸則為薛稷

柳誠懸臨蘭亭無復一點右軍法此所謂善學柳下惠

者也至其自書蘭亭詩則風韻滞俗不堪嚮邇矣山谷言子弟可百不能惟俗不可醫當為深戒

叙脚漏痕之妙魏晉以來名能書者人人有之至顔魯公始為宣洩耳匪直魏晉自秦漢來篆隷諸書未有不具此妙者學者不解此法便不成書

文至昌黎詩至子美書至魯公皆獨擅一朝之勝正以妙能變化耳世人但以沉古目之門外漢語

李北海張司直蘇武功皆原本子敬然吾謂司直勝北

海以其風神澹遠為不失山陰規格也北海惟嶽麓寺碑淵渾有風骨雲麾碑則鼓努驚奔氣質太重學之不已便入俗格至蘇武功體肥質濁又在北海下矣

學顏公書不難於整齊難於駘宕不難於沉勁難於自然以自然駘宕求顏書即可得其門而入矣

爭坐一藁便可陶鑄蘇米四家及陶鑄成而四家各具一體貌了不相襲正惟其不相襲所以為善學顏書

者也若千手一同只得古人豈復有我

臨淳熙續帖魯公送劉太沖叙書後云世稱顔書者多以雄勁題目不知其變化乃爾人不自立家不能與古人惟肖顔公能打破右軍鐵圍所以能為右軍血嗣有志臨池者不可不知此語

顔公書絶變化然比於右軍猶覺有意然不始於有意安能至於無跡乃知龍跳虎卧正是規矩之至

顛素二家世稱草聖然素師清古於顛為優顛雖縱逸

太甚然楷法精勁則過素師三舍矣人不精楷法如何妄意作草

唐以前書風骨內歛宋以後書精神外拓豈惟書法淳漓不同亦世運升降之所由分也惟蔡忠惠公歛才於法猶不失先民矩矱下此諸公各帶習氣去晉唐風格日以遠矣

米老天才橫軼東坡稱其超妙入神雖氣質太重不免子路初見孔子氣象然出入晉唐脱去滓穢而自成

一家涪翁東坡故當俛出其下

山谷老人書多戰掣筆亦甚有習氣然超超元著比於東坡則格律清遒矣故當在東坡上

宋四家書皆出魯公而東坡得之為甚姿態豔溢得魯公之腴然喜用偃筆無古人清遒拔俗之趣在宋四家中故當小劣耳

有唐一代書格律森嚴多患方整至宋四家各以其超逸之姿破除成法蓋拓向外來而晉唐謹嚴肅括之

意亡矣至趙子昂始專主二王而於子敬得之尤切

閣帖第九卷字字皆子昂祖本也比於宋四家故當

後來居上

子昂天材超逸不及宋四家而工夫為勝晚歲成名後

困於簡對不免浮滑甚有習氣元時一代書家皆宗

仰之雖鮮于困學諸公猶為所蓋其他更不足論有

明前半未改其轍文徵仲使盡平生氣力究竟為所

籠罩至董思白始抉破之然自思白以至於今又成

一種董家惡習矣一巨子出千臨百模遂成宿習惟豪傑之士乃能脫盡耳

工夫粹密子昂為優天才超妙思白為勝思白雖姿態横生然究其風力實沉勁入骨學者不求其骨格所在但襲其形貌所以愈秀愈俗

自朴而華由厚而薄世運遷流不得不然蓋至思白與而風會之下於斯已極末學之士幾於無所復之矣窮必思反所貴志古之士能復其本也

淳化祕閣法帖考正卷十二

淳化祕閣法帖考正原跋

唐太宗購王逸少書使魏徵褚遂良定真偽我太宗購古今書而使王著辨精惝定為法帖此十卷是也其間一手偽帖大半甚者以千字文為漢章帝張旭為王子敬以俗人學智永為逸少如其間以子敬及真智永為逸少者猶不失為名帖余嘗於檢校太師李瑋第觀侍中王貽永所收晉帖一卷內武帝王戎謝安陸雲輩法若篆籀體若飛動著旨妻而弗録獨取郗愔兩行入卷

使人慨歎又劉孝孫處見柳公權所收跋子敬送梨帖然於太宗卷中辨出乃以逸少一帖連在後而云又一帖不知為逸少也公權唐名家尚如此顧何議著令長沙李氏所收逸少帖貞觀所收第一帖著名已非逸少真蹟餘可知矣獨未知徐璹徐浩子能別書所訪者何如耳余抱疾端憂養目文藝思而得之粗分真偽因跋遂卷末以貽好事同志百年之後必有擊節賞我者余無富貴願獨好古人筆札每滌一研展一軸不知疾靁之在旁

而味可忘嘗思陶弘景願為主書令史大是高致一念不除行年四十恐死為蠹書魚入金題玉蹼間游而不害元祐三年維揚倦游閣襄陽漫士米芾元章書